

追念張雲縉教授

蔣君章

五同之誼少年訂交

半世紀莫逆論交，獅山剪燭，建業聯床，嶠外又重逢，家國多災同患難；

兩三年豎處為祟，死裏逃生，病中作樂，瞬間成解脫，人天永隔倍淒涼。

這是我挽張雲縉同學的聯語，我和雲縉有五同之誼。他是江蘇海門人，我是江蘇崇明人，崇海一家，所以是小同鄉。我是海門中學舊制畢業，時在民國十四年。雲縉也是十四年海中畢業。他是新制初中畢業的，所以既是同學，又是同年畢業。中學畢業後，我入國立東南大學肄業，雲縉則入江蘇省立上海中學讀高中，卒業後入東南大學商科。東南大學本部是在南京，商科則設在十里洋場的上海。十六年夏季，東南大學改組為第四中山大學，商科亦遷至南京，併入經濟系，雲縉則轉入教育系，我們本來分居京滬兩地的老同學，又在南京相遇了，真是可謂有緣。

大學卒業後，本是勞燕分飛，各就各業，我初就教職於上海聖瑪利亞女校，次年春，改就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教職。雲縉畢業遲我一年。

時中大教育學院院長鄭曉滄先生改在浙江省教育廳供職，創設省立民衆教育專科學校，禮聘中大教育系主任孟憲承先生任校長，雲縉則隨孟先生任民衆學校教職，我初不知道。一日午後，忽接雲縉電話，才知道他也到了杭州，而且携着未婚妻黃企賢女士同來，他鄉遇故知，其樂可知。我在杭州，一住七年，中間只有一次職務上的變動，那就是由省一中轉至杭女中，距西湖更近，精神為之一振。會孟憲承先生由江蘇延攬而離杭，雲縉則在結婚後，改就陳嘉庚所辦的集美師範校長。自此不通音信者多年。

勝利還都，我仍在陳布雷先生幕任職，雲縉則任省立鎮江中學校長，時至南京，必就我敝舊。那時候，我的工作，瑣碎而繁多，沒有時間同他在五洲公園、臺城、鷓鴣寺等名勝古蹟，同尋往日常遊之地的舊夢，實為憾事。其間，我曾兩度至鎮江公幹，即宿於雲縉的校長官舍。他還特別邀約舊時同鄉同學蔣仲瑛等同遊昭明太子讀書處的竹林寺，忙裏偷閒，飽覽江山景色，但我滿懷心事，樂亦不多。

徐蚌會戰後，京滬震動，南京的中央機關紛紛作南遷廣州的準備。其時我任職於行政院新聞

局。搬一個機關的瑣事之多，不堪想像。許多舊友的未來行踪，我都無法顧及。到了廣州以後，另有一番整理的忙亂，連寫一封信的時間都沒有。妻先我而至臺灣，有人問她關於我的行踪，她也無法作答。但是，夜深人靜，我還時時念到雲縉，不知道他背上省立鎮中的大包袱，將作何打算？但也鞭長莫及，無可奈何。

我在辦理新聞局移交後，來臺就新生報總編輯職，我們夫婦又團圓了，但是大陸故舊的消息，都毫無所知。我問和雲縉關係更深的老同學張振宇兄，知不知道雲縉的消息，他也不知道。一日，我們正在午膳，雲縉忽來訪，才知道他隻身先來，家眷隨後即到，乃大為欣慰，我們又同客於此惟一的乾淨土了。雲縉原為江龍淵校長聘任為省立第一女中英文教師，和我的宿舍距離極近，故時時見面。嗣被任為新竹師範校長，相見機會遂少。直到他改任臺北工專教授兼秘書，見面稍多。

長身玉立微帶傲氣

我在海中肄業期間，似乎沒有和雲縉往來過。在海中，我被稱為全能高才生。我對於這個「

築術」，內心很感惶恐。因為我也有不能的，如體操，我僅能及格，對於各項運動，更不樂意參加；對於音樂，連豆芽似的五線譜都不懂，只是以鷄叫似的唱歌來混個及格分數而已。雖然我在國文、英文、數、理、化乃至史、地、經濟等學科的成績，不作第二人想，尤其是國文，從三年級開始，練習不草稿的作文，似乎也能得心應手，文不竄改。當時主講國文的老貢生袁星若先生，總希望我從簡練揣摩，更進一步的走上文章家的途徑，我感其鼓勵獎勵，但有所不甘，我的志願，只是以圓滿表達自己的意思為止，不樂於做埋首窮經的舊式文人。因此，我的文章，至此為止。現在，雖然也有時被人央求作些傳記，總是普通的應酬。英文，當時擔任講師的是復旦大學高才生，也是校長黃照青先生的得意門生耿淡如先生。耿先生也極其器重我的英文成績，同學的英文作文，常常要他們交給我作初步的修正，我無形中作了耿先生的助教。但我對英文，也和國文一樣，不求深造，但求能讀書達意而已，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數學老師是錢介夫先生，他更對我也有一番期望，常常問我理化方面的興趣，有所鼓勵。由於老師們對我的獎勵，有時候在公開場合，也對我捧場，使我在校中成爲學生的翹楚。我的個性，偏於內向，人家越說我好，我愈加感到不滿足，愈加謙讓，不敢以學業成績，傲視儕輩。

雲縉的個性，似乎與我相反。在學校中，我常見一位高人一等（身高）的白面同學傲視週步，旁若無人的獨來獨往，初不知其姓名，也無意

和他攀交，好奇心驅使我探問這位同學的姓名，才知道他姓張名干，是本縣人，初中三年級生。我也好奇地探聽他的課業成績，大家笑而不答，也就算了。這位同學後來改名雲縉，大概取義於干青雲而直上的意思，是張干的號，其後即以此作名，從他初中畢業後能夠考入當時著名的上海中學一點看來，他的學業成績，一定不壞，他的傲氣是有所本的。

教育方法試行有效

在大學肄業期間，他學教育，我學史地，沒有共同學科可選，所以我們只是同鄉和兩重同學關係，在星期假日，同去遊覽燕子磯、三臺洞等名勝而已。有一個期間，我畢業以後的職業，打算當教師。孟憲承先生開了一門國文教育法，我選了它。當時學生的選課，須經任課教師簽字，我請孟先生簽字，他看到我學系的學生，便拒絕了。後來，我旁聽過幾次，感覺到注重教育方法，固然也重要，但是光靠教育方法便可以做個好教師嗎？我不免有所懷疑。我的拙笨的想法，自己學習的經驗和所發生的問題，能夠替學生解決，應該可以成爲好教師的，因此也就不旁聽了。如果我選了此課，便可與雲縉同門。但我也不能以此機會可惜。畢業後，我在聖瑪利亞客串國文教師。我用的是杜撰的方法，選定一篇要教的文章，便督促學生，首先看一遍，找出不識的字，大家找出了，提出來，我爲她們解釋。再看一遍，找出不會解釋的句子，我又爲她們解釋

了。既然字都認識了，句子也會解釋了，那就要她們每個人解釋課文一段，誤者正之。都會解釋了，便要她們背，還是一個背一段，任何人都偷懶不得，而我自己却偷懶了，我稱之爲偷懶教育法。大家背熟了以後，還要做一次工夫，那就要我自己開口了。那就是把這篇文章分成幾段，把它顛倒倒的重新組織，看看通不通？她們也都以爲還是通的；我要她們比較一下，那一種排列比較好，她們都說不如原來的。於是我就了解她們真的懂了，乃進一步教她們作文的方法，那就是拿到一個題目，首先要思考有幾層意思好說，列成綱要，然後作最好排列，依次寫下來，寫到最後一層，文章便完成了。

這樣胡亂湊合了一個學期，她們的作文，雖有好壞之別，但無不通之病，她們對我這杜撰的教育法，還真感到興趣，這是我所想像不到的。此外，還有一項收穫，我不要求她們課外作業，一切都在教室裏工作，所以教室中常常鴉雀無聲，發言對答，也頗有秩序。外國人最重教室秩序，常常有人在教室外徘徊觀看。上中文課時，只有我的教室秩序最佳，她們認爲這個年紀輕輕的中文教師（那時候我還只有二十二歲），能夠降服這批崇洋心理極深而富於調皮搗蛋的富商大賈達官貴人的大女孩子，是一件見所未見的事。因對中文教師開始有好感。而我由此杜撰的教育法，獲有些微績效，向孟憲承先生吐了一口氣。

當我在聖瑪利亞奮鬥的時候，雲縉還在讀教育系四年級，到翌年七月才畢業。

湖山勝地舊友重逢

在湖山勝地的杭州，我在畢業那個學期，曾經旅行過，三天的遊覽，真是意有未盡，戀戀不忍卒去，想不到，後來我竟然到杭州任教，而且作長期的居住，飽覽湖光山色，身心得到最大的愉快。我是二十年一月到杭州的。在上海時，雖然也有孤寂之感，但是有幾位海中同學，有的在暨南大學肄業，有的在上海電信局做事。我一有空，便往暨大和電信局跑，也曾遊覽過上海名勝半淞園和兆豐公園等，但這些人工建築，比起我肄業過的愛儂園（哈同花園），那真是小巫之見大巫，一覽無餘，並無再去的興趣。法租界的法國公園，也很有名，據說還遠不如兆豐公園，所以我也懶得去了。我初到這個人間天堂，也頗有寂寞之感。在杭州，中大同學着實不少，但素無往來，他們有的在金融界服務，有的在企業界服務，有的在浙江大學工作，他們是學理、工科的。有些熟同學我也找過他們，可是彼此興趣，迥不相同；一、二次相見後，便也懶得去了。第一個學期，我的星期假日，都消耗在遊湖方面。一個人手裏拿著杭州全圖、遊覽指南、指南針、手杖，沿着湖邊，逐個勝跡，一個不遺地去觀賞，走累了，到處有的是茶座，休養一下，進點土產，或者坐隻遊船，在湖中徜徉，真是逍遙自在，假日很容易打發。

次一學期，雲縉來杭，欣逢舊友與舊日遊伴，自感快慰。但我開始感到來杭以後的雲縉和南京的雲縉大不相同，他是有未婚妻同來的，他們

形影不離，戀情打得火熱；我這個第三者夾在中間，還是等於孤獨一人，真是興趣缺缺。那時候，我發現雲縉好作誇大語，他們每次遇到我，總是誇說那個女學生對他表好感，那個女孩子追他等等的得意之作。企賢女士在旁，聽聽而已，並無不愉之色。這可證明企賢之賢，也可旁證雲縉的綺情談話，大半不實，否則任何賢慧的女士，正在熱戀期間，對於此種奇隅，總不會無動於衷的。何況，那個時候的女孩子，都比較保守，直接的、大膽的向男子追求，真還不多見。因此，我了解他不但是吹牛，而且還向我示威。因為那個時候，我連半個女朋友都沒有。有一次，他露出馬脚來了，他問我：聖瑪利亞有那末多的漂亮女孩子，你為什麼不找一個？於是真相大白，我不得不嗤之以鼻。他不知道我的作風，我是求學時期，埋頭於書堆之中，絕不談什麼戀愛；離校就業以後，我謹敬遵守「兔子不吃窩邊草」的原則，不僅師生之間，絕不戀什麼愛，就是和女同事也不談這些。此後，我在杭州女中執教五年半，那裏男女之間的防限，不如聖瑪利亞那樣嚴格，但是我也絕對不談。在臺不乏聖瑪利亞和杭女中的同學或同事，都可以為我作見證。

剛正脾氣作繭自縛

他在杭州民衆學校幹了一年，又很天真地發了一次他所謂「剛正」脾氣，暑假將到的時候，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他通知我，下學期不來了。我問他什麼原因？他支吾其詞。我問他：是不是學校不聘你？他說不是。又問他：是不是同事

之間發生不愉快事件？他說也不是？再問他：是不是做事不順利？他答不出來。我緊迫釘人，追問他所以然，他才說：他有一個建議，孟先生沒有同意，因此他感到沒有趣味。我不客氣地以老大哥的姿態，要他鄭重考慮。我的理由有三：其一，你是孟先生帶來的，足證他很器重你，他是你的老師，即使你已青出於藍，但是做學生的，總應該對老師有幾分敬意和尊重之意；你這樣做，會使孟先生不愉快，甚至失望。其二，以我所知道的，當時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已相當嚴重，你能跟孟先生來，是你的得天獨厚之處，應該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其三，杭州是個好地方，別人要來還不容易，你輕易地背着不義的惡名而離去，是否值得？最後，我率直地說，你如果另外已有更好的工作機會與地點，那是又當別論，他說沒有，因此，我勸他放棄辭意。他總算聽我勸告，繼續幹下去，直到孟先生離杭為止。我一直以為他比我年紀小些，直到在臺北他先我而退休，才知道他比我長兩歲，不過他解釋他的退休是提早的。因為他已經有八十一點的積數了。但是他退休後，還是東兼課，西兼課，比較起來，更為辛苦；因此，我確定他的說法是遁辭。這裏，可以看到他的性格之特點，他自稱為「剛正」，我的感覺是他不夠誠懇，對老同學不必作此不實在的飾詞。

生長母校成績斐然

他在離開杭州以後，便和黃企賢女士結婚了，我並沒有得到通知，不能算我失禮，反之他倒

是不夠朋友。不過他的運氣，却還不差。在婚後，他被他的同學僑胞的推荐，擔任了集美師範的校長。集美師範是南洋僑胞鉅子有橡皮大王之稱的陳嘉庚所創辦。陳氏在故鄉辦了兩所學校，另一所即廈門大學。前者為僑區訓練小學師資，後者為僑胞回國深造，訓練僑區的專門人才。本來師範學校是不許私人創辦的，全國只有兩所私立師範被許為視同公立，那就是南通張謇所辦的代用師範和集美師範。雲縉似乎並不通閩南語，以一口土話的海門人而長集美師範真是異數，亦足見其長才。雲縉長集美，我並不知道。在重慶的某一場合，我遇見一位青年人，和海中的張千，一模一樣，不過身材略矮而已。我好奇地問他的姓名籍貫，詎知他倒認識我，自承為雲縉之弟雲綯，是學航海的。由此，我不但知道了他曾當集美校長，而且還知道他在抗戰初期返回故鄉，擔任母校海中校長多年。

他之出長海中，正在兵荒馬亂時期。海門雖未完全淪陷，但也有少數日軍，並且有土八路與政府的游擊隊。此來彼往，形成混亂世界。海中原在茅家鎮，是縣治所在地區，當然是大家爭奪的目標。雲縉為了師生的安全，曾遷校多次，在風鶴頻驚中，絃歌不輟，為故鄉子弟得到適當的求學處所，培養了不少人才，長留着民族精神與社會正義，深為地方人士所稱道。事聞於江蘇省政府淮南行署，嘉其志業，特別禮聘他擔任淮南行署的督學。於是由學校校長而成為教育行政人員。換言之，也就是由教育界進身於仕途。雖然仍未脫離其本行，但是工作性質不同，前者是靜

的，後者是動的。他要經常到各地去視察教育行政，還需要向行政署提出報告。據他所說，他常出入於游擊隊與土八路的混戰地帶，鑽隙而行，不但冒着幾分危險，而且有時候交通工具常成問題，需要徒步而行，所以備嘗艱苦。他是一個不耐勞苦的人，可是職責所在，不能不勉力從公。他的責任感，不能不使我們欽佩，也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日軍投降，江蘇省政府復員，重選省都鎮江。省政府為了對他的酬庸，特別位以省立首籍中學的校長之職。

十年潤別遊興減低

我是三十五年春季選都的，在稍作公務的部署，我的第一件事，是要回老家去探望一下，雖然慈親業已謝世，空抱泉魚之痛，更加體會到歐陽公祭豐不如養薄的苦楚，因在祭掃祖墓以後，便又匆匆返回任所，為辦公室作一番布置，直到五月份始告就緒。這中間自有一番忙亂，對於老朋友的消息，也無從探聽。但雲縉知道我巳回京，特別從鎮江趕來看我。彼此不相聞問者已近十年，故人重逢，自有一番樂趣。可是江山依舊，人事全非，樂中之苦，彼此只有心知其意。當時我的工作瑣碎而繁多，也沒有時間和興趣重溫臺城舊夢，玄武景色。雖然我們在南京相見多次，大家再也提不起遊興了。

在南京，我只住了三年多，在共匪全面叛亂，馬歇爾調停失敗，鐵羽而歸，局勢趨緊張。雖然三黨合作，制憲國大開會等等，南京的政治氣氛，依然充滿着積極而樂觀，有些人還為了國

大代表的雙包案而吵鬧不休，而不知大局正在變壞。首先是東北問題的日見嚴重，蘇俄違約以繳自敵僞軍的軍械，武裝了東北的散兵遊勇和徒手的朝鮮兵，勢力逐漸雄厚，瀋陽長春之間鐵路線，瀋陽、錦州之間鐵路線，幾於柔腸寸斷，不過二年多，東北的國軍據點，都成孤立城市，終於一個一個的被吃掉。接著徐蚌會戰以華中軍區的援軍遲不加入作戰，亦告失敗。傅作義以華北剿匪總司令之尊，奉命守山海關至北平線，經不起匪方的壓迫與誘惑而靦顏投匪。三十七年這一年真是中華民國黯然無光的一年。如果各方堅強團結，在先總統 蔣公的領導之下，局勢仍大有可為。不料李宗仁等這一批利慾熾心的奸惡之徒，忽創和談之說，使 蔣公不能行使職權而暫時引退，南京竟成無政府狀態，軍民心氣，都呈瓦解之勢。卒致造成三十八年的大陸全部變色，今日言之，仍有餘痛。

接任竹師傲氣依然

我和雲縉，總算在三十八年夏天，在臺灣又相遇了。他不久就任新竹師範校長。他原是江蘇省立首籍中學的校長，政府用人惟才，他的竹師校長，並不是鑽營請托得來的，也許由於這一點，使他自己感到身價十倍，自視更高。我不很清楚他在竹師的工作，但他偶來臺北，順便看我，總是談到他辭職的事情。我很奇怪他的自高，究竟有何所恃？起初，我選用暗示對他勸告。我說：以我來說，我出身於農家，政治上絕無與援，承陳布公看重我，讓我擔任了 蔣公的間接幕僚

。我的靠山是布公，布公在日，他需要我，我離不開他；布公逝世，我沒有靠山了，我之所以尚能在黨政機關工作，便是由於布公的友好和部屬的照應，你的靠山怎樣？一旦辭去竹師校長，有何打算？應有準備。他默然，我趁機勸他，不要再發書生脾氣了，一味的「剛」，有時候是行不通的。凡事大有大難，小有小難，一帆風順，究竟不是常事，只要不影響出處進退的大節，忍耐是必需的，有幾次真已到剃刀邊緣的僵局，他總算聽了我的話，忍住了。但最後，終於離開了竹師；究竟爲什麼？他諱莫如深，我也懶得查問了。

他離開竹師，被安頓在省立臺北工專，時宋希尚先生任校長，他的職務是校長辦公室秘書，兼英文教授。宋先生對雲縉十分器重，我則甚爲他擔心，一個做慣了校長，自己主持單位慣了的人，做人家幕僚，工作性質完全不同，何況他又素來以「剛」自負，自尊心特強，他能和人相處得很和諧嗎？這個問題，始終存在我心裏，他不向我說什麼？我也不便多問，更無從進言。

實際上雲縉徒以剛名，而並不了解剛意的真正工夫是什麼？古人說：「無欲則剛」，我深信雲縉對錢財的欲是絕對沒有的，此可在他的卸任竹師校長時依然兩袖清風，足以說明一切。現在穿西裝和香港衫的時代，西裝之袖小得可憐，香港衫更無袖可言，更裝不了清風，所以他來臺北後，生計艱難。但是他的眷屬還在新竹，兩面開支，更加强了他的負擔。他之急於要把眷屬搬到臺北，是值得同情和諒解的。因此，他喋喋不休的

向宋校長要求宿舍，舊宿舍都有人住，宋校長雖然同情他，但也愛莫能助。

但是，事有湊巧，他的竹師後任校長也是一位老同學，他的眷屬住着工專的宿舍，而且還出租了一間，於是他的剛脾氣又發作了。他把這一情形，向宋校長提出報告。宋校長立即帶着呢帽，到教育廳交涉。結果，雲縉勝利了，這所宿舍，遂歸雲縉居住。事後，他得意地把經過情形告訴我。我聽到以後，默不作聲，生米已成熟飯，說也無益。他不知道他這麼一來，無異把竹師校長告了一狀，不要說是老同學，就是一般人，大家在教育界混，是有傷忠厚的。他不顧別人處境的剛，講道理也不算錯，但他並沒有計及後果。這是雲縉處事處人的缺點，果然因此而引起了麻煩。他在竹師的一些小問題，引起了訴訟，這還難不倒他；可是，宋校長在這一年夏間，堅決辭職，繼任校長，不發雲縉的教授聘書，這對他却是致命傷。僵持了許久，託了多少人轉圜，他總算得到了聘書，我們做老朋友的，總算爲他放下心中的一塊石頭。

他後來便以教英文爲專職，一度到過美國，研究過英語語音學 Phonetics，於是他又神氣了，逢人便誇他語音學的成就，而且還歡喜說長道短，好像人家的英文程度都不如他的樣子。我勸他歲數逐漸大了，應該收斂些，不要鋒芒太露，他似乎對我的勸告不服氣，我也只有一笑置之。對朋友，只有盡一點心意而已。說句實在話，我對這位老友，過去交往不多，了解不深，但我對他是盡心盡力，無愧於良知的。

退休歲月來往甚密

在他退休以後的一段時間，他和我往來甚密，原因是他計算好的八十一點的退休資歷，中間有八點成問題，那就是他在浙省民衆學校的兩年和集美師範的兩年，提不出證明。他知道我仍有許多熟朋友，可以爲他贊助。他把詳細情形向我說明後，我陪他去福建省政府秘書長卓高煊先生和曾任浙江教育廳長的許紹楙先生。卓秘書長介紹我們看主管科長，他指出了一條路，如有曾任福建教育廳科長的唐先生出具書面，閩省府可以爲他具函證明。唐先生是他的熟朋友，由他自己去找。至於許先生，他信任我，立即同意出證明書。他交給我的任務，總算圓滿達成。這還不算違背他剛的個性。從此，他時常找我吃飯，亦時作四人小組會議，比較起來，熱絡得多了。

但是有一次，使我對他剛的個性，發生了大問題。在同學家裏，有三個四人小組，他的一組忽然發生問題，原因是他要不打折扣，而其餘三人堅持要打折扣，因而形成僵局，由此而改組。說句實在話，他的子女教育，都相當成功，其時留學國外已有三人，所以他是具有外匯收入的。事後，我勸他，此舉有些過分了，玩玩是在消遣時間，何必如此認真？他的解釋：他們都於此道，常常糾纏他，所以他以此爲難他們。我知道他對此道，也是樂而不倦，他的說法，依舊是遁詞。

患心臟病未自保重

他的去世，是由於心臟病的突發，是他不善

調養的結果。在他去世以前的兩年多，他曾經發過一次病，雙腳不能站立。他要我介紹我的朋友曹成章大夫診治。曹大夫經過望聞切之後，不為處方，而囑急送醫院。他的工專同事中有一位王教授，主張送榮民總醫院。他說：那裏有一位蔣大夫，醫道極為高明，常常藥到病除。其實這位蔣大夫是我的大孩子，時任榮總老人科主任。他進入醫院後，我才知道這回事。我連忙打電話給我的大孩子，問問雲縉的病況，他說：「張伯伯患的是心臟病，已轉心臟科，房間已為安排好了，要我放心。」但是就在二、三日間，他感到胸悶難忍，隨即休克，乃進入加護病房。用人工呼吸，救回生命。因此，我親往探視，但只在加護病房外，看到他神色還不差，血液循環也正常。我要大孩子空着隨時看他，並商請心臟科主任用最好的藥救他。在他出院後，我還到他家裏去，要他靜聽我心臟病的調養經過。「落水要命」，他和他的太太都同意我的勸告。

可是，當他可以起床散步後，我把我的話全都忘了。而且四處找人陪他作四人小組遊戲。有時候也找到我，我嚴加拒絕。我說，我不是掃你的興，萬一玩得正高興的時候，你發病了，那我們何以為情？他諷刺我：「死不可怕，我在銀行裏沒有一文錢存款，我也不吃高麗參（因為我的病是吃高麗參好的），我不是很好嗎？」我知道他在生我的氣，只得答覆他，「現在絕對不可，半年以後再說。」我警告他：「此病不知何時再發？再發便不得了。」他唯唯而已，實際上仍在不時作樂。有時候，三缺一，叫纏不過，只好同

意，但我絕不接受他到我家來玩的要求。

就這樣過了兩年多，一天正在同他的小孫逗樂，忽然歪在沙發上，便不再呼吸了。他的家人打電話給我報喪，雖然這是意料中事，但是多年老友，忽然與世長辭，難免心中悲苦。

治喪委員會就在他家中舉行，由立法委員黃通更夫先生主持。他的夫人提議我為他寫一篇行狀，大家一致同意，我也義不容辭的又獻了一次醜，並且附以晚聯一首，表示我對這位老友的哀悼。我默默的想，雲縉一生以剛自負，到最後關頭，他還以剛與死神搏鬥，未免過分了吧！會中大家都對他不愛惜，有微詞。我不作一聲，事前我已把我休養的經驗告訴了他，內心毫無愧疚，他有衆多的子女，沒有留片紙隻字給他們，足證他是想活下去的，可是他自己要走死路，別人

是無能為力的。雲縉逝世，已經五年了，我總想

寫一篇東西來紀念他，可是一想他生前種種，便油然而生可笑可惜的意念。但是我終於寫成這一篇短文，除了敘述我和他交往的經過和情誼外，我要奉勸世人，禹聞善言則拜，雲縉一味逞剛，不納善言，是他的處人處事的瑕疵；病不知養，是他不能永年的主要因素。心臟病足以致命，但休養得宜，復原有望。十二年前，我患心臟病，第二根血管阻塞，當時生死決於俄頃。但我能保養，今日我尚能讀書上課，有時還寫寫不成格局的文章，或編寫些書籍，完全是自知保養和家人對我的照顧所致。「樂死不如惡生」，我為雲縉惜，並為世人勸。雲縉逝世後，我沒有到他家裏，我不做空頭人情，觸景生悲，車過腹痛，這是何苦！

代 售

中華民國第十八屆

國際影展特刊

彩色精印

每冊臺幣 150 元 國外另加郵費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